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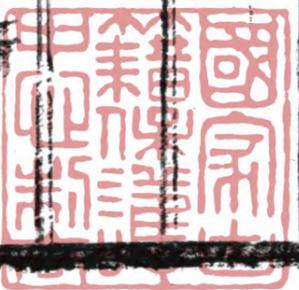
耿巖文鈔 二集

議辨答問雜說

海寧沈 珩昭子著

三浙正誼書院或問

或問乎沈子曰昔唐末五季迄宋天下州縣學廢缺
公卿儒賢有意乎斯道斯民者間爲書院之設以聚
其徒而興其教甚盛心也宋興七八十年州縣學畢
舉自茲迄今庠序之制旣足以章明造士之途矣然
千年以來書院往往著聞其間教養之規磨揉之効



或過於學校之所崇飭此何以稱焉沈子曰此所謂不惟其法惟其人者也虞廷命夔命契之外不聞復有教授之司周官至纖至悉領於六官者皆法之所寓而學職不領於六官獨司徒掌邦教以統之所謂惟其人者誠重之也後世庠序博設所以職其名物記籍之數者無異乎有司之循其法而已若夫書院之聚其徒而與其教非當世公卿儒賢有意乎斯道斯民而德業足以風厲乎天下之士者勿克舉焉夫子安撫湖南建嶽麓書院爲諸生訓居敬窮理之

陽明子撫南贛闢射圃修濂溪書院爲諸生訓致良知之學此其人豈若後世修庠序之法而不以實者所克以舉抑豈若漢世公卿孔太常臧張安昌禹徒用說經爲時師資者哉往者綏德馬公之守杭也請於司馬中丞金公肇建書院額曰三浙以合乎司徒掌邦教之義歲己巳中丞保寧張公撫其地改額曰正誼夫誼正而後道明蓋敬敷親遜之義勤勤焉董子之言正誼明道也身之也非文爲之也程子謂公者仁之理身道誼而絕功利則公之至矣公之至則

仁之至矣保寧公身體仁之學自立 朝至建節無
念不以正誼明道爲修身報 國之本撫浙以來勿
矯爲清而極夫清曰真清勿察爲明而極夫明曰真
明由真清真明而出諸治此至公至仁之所以備乎
身也以身率屬何屬不澄以身化俗何俗不革然則
正誼之旨其學然歟或曰曩浙書院數見矣曰萬松
曰天真曰紫陽曰敬一其地皆以山今不以山而以
城何居予曰此王政也所以尊上親下之道也王政
之教人未有言理而遺事者也是故古之有學布令

陳旅聽獄獻馘養老講禮咸在焉今保寧公每月書
泚書院率其屬若紳耆若弟子員虔恭敦勉宣講

聖諭其感導也以誠不以文其丕變也以神不以跡此
政也卽道也事也卽理也尊上親下章章焉蓋誼之
所以正而道之所由明苟非其身之備乎是將古所
稱德業足以風勵天下豈徒震於其名與其文爲之
具又若儒宗者流于其山澤壇坫之間言理而遺事
者哉吾故曰不惟其法惟其人問者矍然而起曰正
誼之學之旨大矣哉敬聞命矣

周禮辨

周禮之出雖上諸秘府實顯自劉歆王莽時始
 士其後杜子春鄭興父子賈逵馬融信從受業若林
 存何休則斥為黷亂不經六國陰謀之書逮鄭玄作
 註然後盛行夫鄭注殆不足憑也偽秦誓張霸偽古
 文鄭皆輒為之注是安足憑耶宋世歐陽氏蘇氏謂
 秦漢人多所損益而非周公之完書特舉其經野制
 祿之法有繆盪可疑者而未指其害理之失明世諸
 儒摘發數端之害理者如條狼氏之誓羣臣曰車轍

日鞭三百以加於太史大夫周之盛時豈有車裂鞭
笞用秦法御親顯之臣哉又若聽訟先鉤金束矢此
後世黷債之矯矢也因刺劉歆佐葬威劫聚斂以逢
其惡予竊以為過論及讀地官媒氏之職曰中春之
月令會男女此言順時令以成昏禮宜也又曰於是
時也奔者不禁鄭注以為重夫時權許之也嗚呼是
何言哉夫人道之始莫重於男女豈岐之化至江漢
之間變淫亂之俗豳風及奔之女猶以公子同歸
威此皆周公所以導揚其俗也公制昏禮嚴重

司儀何如者且人心之邪危於流靡不塞不
此有教民以淫奔苟合明著章程反失是而導之
哉此何異於使男女裸逐桀紂之所以亡天下而詩
載衛俗猖狂以著其政散民流為滅國之由也爾以
誣周公之行政可乎益劉歆假竊周禮傳會以佐葬
威劫而曰典刑聚斂而曰省訟奪民田而曰均田後
符命而曰巡狩滅倫常而曰從民欲威福市恩以鼓
誘奸邪之民至頌葬以五十萬人皆此害理惑世之
謀所成也其黷亂陰謀豈過論哉殆非當日之寃書

必矣至康成註經滅裂不少若此條者唐孔氏知康
其非禮而鄭說以爲重天時夫王政之順時令在禮
春則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止獄訟若茲之類固其
所也而使民敗紀傷化乃曰重天時又曰權許之序
其可恠哉序詩者於衛之有狐曰古者國有齒荒則
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曰多昏訓謂殺其禮昏者
多也殺禮云者於禮殺其儀已耳未嘗非昏也若夫
故而縱之奔設法而誨之淫非歆葬之周官不至

科法議

或曰六經之垂世立教如日月江河之不可相無也
自古興學造士設科取人漢初收殘經於煨燼經師
後先顯晦故學官所立興廢不同自大備之後雖科
法屢變未有分輕重緩急爲言者唐宋間大經中經
小經之分徒以卷冊簡繁非所繫於治教殊也子房
言專修二禮母乃近於害義歟予應之曰非此之謂
也國家造士取人將以施實效於天下非徒以其名
也徒以其名故法久滋敝善爲權俗者無不因其敝

而救之顧變制有善不善耳漢世討論遺經本極詳
慎至流失之咎非涉識緯卽生傳會而進取之業亦
破析不根故魏晉舉選不得不變然漢世博士弟子
之說經雖不離章句其所以得失相形與公卿大臣
講論殿庭或發難問答不使之敷叙沿襲爲文詞故
治經務得要會而見之修行服政奏議典冊當其盛
時遑遑惇懋足觀及唐世彙成義疏帖試之以文詞
不復遠考西京經學傳承之舊而制舉之義荒矣唐
蓋主詩賦若經義雖不廢猶廢也觀洋州刺史趙匡

之議以爲進士時之所貴然溺於所習悉昧本原但
務鈔畧故士林鮮體國之論且疏以釋經特筌蹄耳
明經讀書祇誦疏文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
禮法無不面墻故當官罕稱職之吏更復交馳汲引
行成險薄虧損國風等語觀此議切中今日之弊科
法其容不變乎宋承唐之陋王荆公變以策論經義
其言以爲士當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
學作詩賦及其入仕世事皆所不曉此由科法敗壞
人才致不如古其所見卽趙匡之說自極切當但荆

公欲以一家之學繩天下士則悖矣且經義策論專較文詞與詩賦何異迄今五百年愈襲愈非併不知說經爲何事疏文爲何物策論爲何用甚且不知帖試文詞爲何源何委何體何格况所謂講求天下正理與當代禮法成體國之論而求稱職之効哉以至人倫流放風俗頹敗異端蔓延而日竊辱經之浮辭以博當代之顯榮天下皆知其不可久而莫知所以救其敝思救其敝必自二禮始何也諸經之義雖同歸而禮之在朝野上下皆實事禮治而六經之用畢舉於是矣夫然後六經各治其實而汰其文亦必自科法始烏虜公卿大夫守常因陋足矣聞更化通變之言有不駭而咤之者乎天下事所以難言也

子貢詩傳辨

漢說詩先有齊魯韓三家三家之說不傳獨毛鄭孤
行於世自是詩家疏義十有二種凡九十餘家至宋
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小序之作或
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
惟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宋歐陽永叔蘇子由始
著言拙發小序之疵於是鄭漁仲朱晦翁屢譏其失
以爲出於漢儒之妄者天下翕然信之自馬賁興立
辨以明詩序之必不可廢言最而詳使前儒見之似

亦無足難者明楊升庵之說曰文公因呂成公太尊
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因
斥古本韓文有子夏不序詩之語必貴作而非韓公
文也升庵固祖貴與若謂文公矯枉過正而非平心
折衷文公集傳將以傳信千古豈因矯枉之私而遂
不能平其心於考論哉况朱呂同道書契何矯之有
獨所無排子夏不序詩之三端則其言誠辨而野鄙
鄉潛奪序次詩義之源流則曰衛宏白有毛傳序非
小序歷數諸家之於詩序升降異同鉤摭博設從未

有援子貢詩傳以爲言者詩傳出於明之中季盧
郭相奎中丞得之黃文裕秘閣石本鐘鼎篆書古法
森然摹篆書刻之蜀中而贅以附音張元平司馬重
梓於貴竹用附音無篆筆李本寧宗伯刻篆書并附
音於白下而以子夏序合其端名曰二賢言詩以孔
門許言詩獨商與賜云爾夫孔門高弟子傳詩之撰
曠二千餘年歲月之久經各代諸儒搜考之勤從未
有一發其藏者乃至黃郭一二嗜古之家而後顯噫
亦奇矣西蜀白下諸本已不得見所見吳興凌濛初

刻本所載李宗伯序謂嘗見人云得之外國是其書
似悠謬不足信而濛初云攷國史經籍志首列子貢
詩傳一卷既云國史載籍濛初必有確證寧或敢誣
第秘府之藏往往淆雜失真正亦未可恃也然郭中
丞李宗伯並用博雅擅名豈其於經傳之文聖門之
賢遺書出於遼邈泯滅之餘乃不慎審其真偽得失
而姑爲市異以眩世者哉按古之以僞書惑世如漢
張霸隋劉光伯之尙書劉炫又有古文孝經及連山
魯史百卷炫之書當時已譁其僞而張霸尙書二十

年王晉得梅賾所獻而始知黜霸爲僞賈鄭諸家當
何以自解耶不特此也今日古文尙書之垂於學官
所出自東晉者儒者討文蒐義尙不能無疑於其間
而邵堯夫先天一圖出自四千年以後而授之山人
野士之手雖經朱子表章尊奉本之以註易而猶不
能釋於尙論者之疑何況百家舛僞如三墳出於宋
之毛漸陰符出於唐之李筌以及諸子之關尹亢倉
鶡冠言偃子華之流百什家者其爲傳會駁亂彰彰

於事辭之間者耶吁信古之難言非一日矣詩傳之
泯沒於二千餘年而忽顯於明之季葉不見撥攷於
往代諸儒而忽表章於近世一二士大夫安得不與
霸炫遂筌之編同其鉤擿者歟雖然真偽去存之間
固君子之所宜慎也旣灼見爲傳會駁亂固當辨而
斥之以息破道傷義之禍苟其疑信叅焉而或記載
足備旁稽義類足充按索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
之是亦考古之所不棄也今夫詩之爲說自齊魯韓
三家不傳而世宗毛鄭毛鄭一準小序者也自小序

毛鄭之學見難於宋儒而世宗朱子自朱子之集傳
尙未盡愜於後人而與小序毛鄭進退難以畫一郭
中丞以爲讀小序而所疑於詩者得晰其二三讀詩
傳而所疑於小序者又晰其二三其言亦不謂無徵
者孰謂夫子傳易有商瞿子木傳春秋有左丘明傳
孝經有曾參二子旣許以言詩安在其必無傳詩之
業以明所習而傳諸其人哉遭秦火之餘顯晦有先
後疑信由微彰亦理數然歟宋咸平中詔諸臣爲孝
經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尊用古文蓋見新羅日

本之別序而疑今文爲他國之僞書不知唐開元中所勒御札石臺孝經本河間十八章而非劉炫之古文也然則本寧所聞詩傳得之外國未足以此明其虛妄而濛初所按國史經籍志未必非御札石臺之可推矣第就詩傳之文可議者有二一則十五國風之篇次與毛本不同也一則三百篇之事義與小序不盡合也而吾謂詩傳之不可以棄置則正在此十五國風之次諸儒從毛本抵隙索瘢意見踵出而小序之以事義見斥指爲肆意妄說正復不少今以

傳合之往往有足以拄其舌而通其所未致思者吾故曰真僞去存之間君子安可以不慎焉抑商賜同列聖門宜乎聞見記注若一而顧多異辭何與豈以子夏足不出乎其鄉其未止教授西河而已不過守一家之言而子貢結駟連騎於齊晉吳越之區所交遊當世名卿大夫其採攬弘該如太史遷作史記至某地見其長老或其子孫云云之類正非列國序詩之史所能悉知而綴述者歟是殆未可知也予故爲之論次如右而稍撮其傳文之有當者標諸左方俟

言詩者別擇焉

尤言答問

稼邨子閒居感然而自尤有問者曰何尤曰君子之言慎之而已矣書曰言曰從言是則可從也匪是則可尤也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苟於言其可逝耶予陋且孤耄且荒勿戒於多言而易之嘗叙經文選而爲復乾坤始之說其下言書詩春秋始亂正變予奪申之以設難彼此之語斯言也易之而苟矣庸勿尤哉問者曰子以爲不易之義歟抑以爲變易之義歟釋易

名者一曰變易之義於何知之於乾坤知之義皇
之易乾坤定位而已三聖人繫辭而深意乃見讀
乾之辭其文簡以純莊而頌讀坤之辭其文繁以
曠厲而戒維文不然乎釋履霜龍戰之文憂深
聖人之情見矣其於否泰姤復之交消長之幾喜
不容於口傷不容於心者何也說經之家或得其
意而曰防厯之原貴其先幾故陰在三象顯以履
霜又曰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卽閉關之義坤初
六姤也履霜堅冰卽女壯之義龍戰于野與春秋

王師收績于茅戒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云云
而尤莫明於邵子程朱之言邵子云未有剝而不
復夫而不姤者防乎其防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
易之大綱程子於坤之初直謂小人之幾漸至於
長故戒於初朱子則云陰陽造化之本不能相无
然其類有淑慝之分故消長之際聖人未嘗不致
其扶陽抑陰之意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
深矣由此言之不能相无者不易也而致意於淑
慝消長之際者變易也不得聖人之情而尼之曰

八卦成列而已因重而已易其膠柱而鼓哉而何言之尤子曰不然變易云者易之義一焉耳不疏別明白而易其言尤何辭問者曰吾聞古儒者之立言也非言之必可從也失者正之疑者訂之或數更而安或沒齒而安修辭之準也子修其可安已爾夫何尤子曰不然既易而苟矣言之逝矣文諸已匿諸人是心也其穿踰之心哉我不忍爲我寧暴我尤矣且懼夫孤陋老荒之失不止是冀繩我者之豁我於戾也於是問者曰子之心類有道

論古儒者之立言尤雅不勝指也索隱推
變遷互起其於易有尤圖書讖緯者有尤如杜
配卦者有尤摘卦合期者有尤河洛誕妄者有尤
機權作易者有尤太極陽有陰無者有尤善性分
陰陽動靜者有尤先後天者有尤卦起于亥起中
爭者有尤推數生卦者有尤中五太極者有尤騰
龜大衍者有尤七畫十二畫一百二十四卦者彼
其人皆著作之雄也言出而天下爭尤之至今彰
彰然不如變易之義消長之幾聖人之情易固有

之卽曰易其言已耳曾若彼皆定本故不斬正于
失訂於疑顧誦言之曰匿諸人文諸已我不忍爲
然則子之心類有道者哉予曰不然我以暴我尤
丘明爲孔子以前人如史佚遲任者流此唐啖
助之說前未有言者或曰傳春秋者非也楚左
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特詳倚相能讀墳典丘
索之書故文富而長於禮所記智伯反喪去
子二十六年又虞不臘矣見於嘗酌皆戰國
事按此說差近附記

文人論

人而知道者每不能相兼其流品升降大抵世教
得失有以致之周衰戰國至秦二百年世教崩頽
學術紛裂能文之家靈飛霰擲未有不出於離經叛
道者其人亦傾危禍賊旣爲世道巨害而身名亦與
之俱覆漢興尊尚經術文章始歸六藝所推一時宗
主其人有儒者氣象戰國以來未有也其他公卿將
相奏對爾雅凡謀國操行多情重可觀迄乎末造世
教陵遲而後文士間生敗類浸淫江左一二百年才

士之爲世道身名隕越與周秦之交等唐因仍而不
知矯正宋知有經術理學而剝蝕之日長扶樹之日
短故雖持世之文人直追周漢以上而蝨害相爲雄
長如許敬宗李義府韋渠牟丁謂王安石呂惠卿章
惇之徒皆以絕世之才禍人家國後人按其文章姓
氏如毒蛇猛獸心悸魄驚斥不暇顧者何哉嗚呼
治教之統者未有以厚積其源而塞其橫流故也若
夫明代則不然自有宋中原文獻之傳直接於宋一
歷元二百餘年間作者悉本六藝以成文而參之

以下經術文章之範其傳迄明之關代如宋景濂趙
子常王子充方希直諸人昌明其學其後卽專以文
名當世者如空同長沙新都瑯琊晉江震川鹿門諸
家末造則婁東吳門雲間豫章會稽漳浦諸名人無
不矜名節勵坊表終明之世未有文人而入於小人
之歸者其朝野所指爲毒蛇猛獸之小人悉皆牛馬
而襟裾者耳未有通古今能文章得以其技與君子
角者彼能以其狐鳴鶴唳與君子爭勝負死生而所
不能爭者獨文章經術此則周漢以來之所絕無而

明文人無有之惟其然君子之教小人也或失之過
而小人之妬君子也更漢亦在漢末是豈一代
君子之能有此歎哉後之君子亦莫不其橫流
者深有以也夫或曰子不學則非之何乎名文人
而反覆換面者以數家何言之其意歟子應之曰非
也晉謝晦之佐宋則宋之人亦皆也宋清淵之仕
則齊之人非宋也又安能以晉謝之不相於今古
爲三百年文人垢病哉

孔明自比管樂論

功名之士苟不原乎道德之意則施設易居也道德
之家苟不見乎功名之途則志致易明也惟夫施設
不能盡規乎道志致不能盡協乎功而士之所以自
處也難伊周而下卽以春秋戰國之才自予而謂所
就能出乎是抑難矣乃其自處不僅是而顧有生乎
後時之嘆謂其所就無毫髮能出乎是豈理也哉昔
孔明嘗自比管樂特以仲毅自予而當時顧不之許
也豈惟不之許而已夫仲與毅致功二主而富強其

取...
國霸其君數會諸侯拱手以聽一說而七國之兵從
覆強齊七十餘城名震天下當是時豈復有加於仲
毅外哉亮率數州之地北向以爭中原操雖終其身
未敢加亮亮亦不能取尺寸之地憂勞而死是亮自
許以仲毅且不可而謂其能出乎是哉嗚呼誠思孔
明之時爲何時乎昭烈無尺土一民之階而操權非
列國主比亮所以治國用兵無不原於道德寧出乎
繁曲而難效而仲毅所爲苟簡功利之謀亮固耻而
不爲也亮有所不爲而仲毅有不能不爲者而仲毅

之所不爲而謂亮爲之乎仲毅之所可爲而不爲而
亮無不盡爲之而亮所不可爲而仲毅能爲之乎使
仲毅生亮之世安必擇夫無尺土一民之昭烈而事
焉曹孫之間何爲不盡意於功名哉而使桓昭貴公
坐而招亮吾不知廬中之人能出與否又未可必也
雖然昭烈所以能事亮者以其遊於陳元方鄭康成
間聞道久而信道篤也亮所與遊司馬徽龐統諸人
亦皆非春秋戰國士郭隗鮑叔者比君臣間皆能知
道而歡然握手相與有成豈偶然哉後之君子考仲

與毅與亮而肝衡之從其賢能而法守之亮所不能
不以仲毅自予者讀其書用其法而不害其爲亮也
仲毅之所不能至乎亮者學其學友其友而不害其
爲仲與毅也以仲之富強而霸則執斯桑孔之法可
黜也以毅之合從而勝則儀秦鄒陸之說可擯也以
亮之出處行道爲用行則瑜或猛見之標可懲也仲
毅之所不至乎亮者學者當以亮爲法亮之所不盡
至乎道者又當以所當盡者爲法而後浩然行於功
名道德之途則施設可以居而志致可以明矣

大人論

孟子言士之尙志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
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解之
者曰大人謂公卿大夫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
也又有從而足之曰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
所當爲亦不屑爲且不暇爲譚果如是之爲大人乎
所言何其卑也孟子所以上接道統專主仁義若仁
之中凡論王道君德德性學問皆不出乎仁義若仁
由義則仁義之德已全乎我故曰大人之事備矣

契伊傳之說乃其人也大人者不食嗇嗇之食心不
人者正已而物正是何等人物所當慕也下之者
仁也立天地之正位也行天下之大德也博施
與民由之不殆志獨行其道仁義兼乎老不欺富貴
貧賤總謂之大丈夫因見當時委巧庸下之徒挾邪
干進阿意苟容竊踞公卿大夫之位故詆之曰妾婦
又詆之曰今之居富貴利達者至為委委之所羞而
泣由此言之大人之事豈得以公卿大夫之位當之
若古之所命公卿大夫書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

非其德不居其位然書又言君子在野
人在位未嘗非公卿大夫也詩小雅之節南山赫赫
師尹不平謂何又十月之交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
伯冢宰之類是公卿大夫之蛇蹠蚓結傾覆邦家皆
小人也又若釋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懋遺一老俾守
我王是公卿大夫咸以貨賂進身而居仁由義之大
人不安其位也所謂殺無罪而取非有專在此等人
耳大人小人之辨若此乃謂農工商賈為小人之事
不屑為不暇為而輒擬諸有位之大人則王子何待

取庸文
於問而孟子何至以居仁由義當之哉徒以其分絜
之公卿大夫大人也農工商賈小人也苟以仁義絜
之則公卿大夫徃徃多小人若詩書之所痛心疾首
是已農工商賈徃徃多大人若古者陶漁耕釣版築
之倫是已曾是居仁由義之人而得以勢分絜之乎
且夫士之名與義何如者孔子孟子之言士大抵該
窮達進退而言曾子以弘毅責士任重道遠仁爲已
任死而後已蓋未得位者之謂士士之分也大人之
事備之謂士士之道也旣曰大人之事體用已全矣

何會其道而較量於農工卿大夫之間哉苟由其說
將使爲士者不以仁義自貴而以富貴利達貴人之
貴此士貴士賤之別也士賤其可乎抑將使爲士者
取仁慕義苟爲富貴利達之媒此將使以要人爵
之僞也士僞其可乎又將使爲士者覩大人之位爲
巍巍而自貶其志於有位之下是士輕也士輕其可
乎且使爲士者失權於大人小人之間不以其德而
以其位是士之庸妄人也士而庸妄其可乎吾故以
爲論士如彼殆於失倫矣

品識論

任天下事者既貴有品又當有識品不正無以服天下識不高無以成獨是品固難識尤難二者於用人更見切要非第一流不能自任不疑唐憲宗謂宰相曰當爲朕惜官勿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獨謂相臣職在任人當問其材器不宜避親故之嫌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遇從者金吾輒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裴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擢延四方賢才與叅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宋

寇準作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堂吏持例簿進
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明
王恕爲吏部尙書令其子承裕開門見客具得人才
文武之槩此四賢者惟其品足以服天下而識又足
以成獨是毅然自任無所嫌豈不快哉烏虜宰相吏
部尙書能以進賢退不肖爲心者幾人哉其人是矣
而能得人才文武之槩不失其材器者又幾人哉其
人旣自任不疑矣而其君破成格開大信以聽之使
得行其志者又安可得哉爲之撫卷三嘆

忠恕取人論

孔子論當時人物如子產晏平仲甯武子蘧伯玉固
稱許之極當至若管仲則取其仁陳文子取其清令
尹子文取其忠公叔文子孔文子與其文皆忠恕取
人之道其於所不足者則微詞而已春秋謹嚴然諱
者三焉諱敵諱敗諱過諱過所以待賢者君子立意
必厚皆此類程子論退之讀墨篇曰退之樂取人善
之心可謂忠恕但言不謹嚴故失之程氏此論雖有
低昂却和平得體亦待賢者以忠恕之道黜明允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奸論人謂蘓氏父子之出一時無勿推崇獨介甫以爲不然故此論發於私意然介甫初以恬退邀名繼以大言動人主而其所行借周禮之名爲桑孔之術至於排斥羣賢援引醜惡以亡人國明允之論遂稱先識至子瞻指程正叔爲奸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遂至行劫此奸字如利劍毒矢豈可不擇人而妄試者耶若子瞻爲人踈放好談笑惡聞格檢故心疾伊川不失才士氣習然兄弟立朝進讜言樹風槩出有惠政雖榮進不必不熱中未嘗黨私罔上亦當時

之賢者朱晦翁摘蘓氏文章傷巧意見多乖刺此文家所不免至謂以雄深敏妙之辭煽其傾危變幻之習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又謂惑人過於佛老此論似稍過蘓氏文惟明允經論實頗僻二蘓文雖不盡脫戰國縱橫之習然太段中倫合義何至如所訾者然文字詆訶猶之可也至加以陰險之目規取相位引小人楊畏傾范忠宣而已代之又謂坡公著述使得盡行其學當必敗壞云云此陰險名目亦無異子瞻之誣伊川以奸矣傾范忠宣規取相位事

卽謂前此有筆之書者顧事未可信亦當爲前人諱之且安知非謝景温霍漢英輩所文致而傳者乎晦翁品隲千古隻字如日星獨此少異於忠恕取人之義何也他時林栗鄭丙陳賈何澹胡紘余嘉等人同聲鳴吠毀朱子爲妖爲僞爲亂人之首雖羣奸極以媚權相若其矢口毒螫安知無簧鼓而惑之者耶

張德遠論

張德遠以忠義之氣懷枕戈待旦之心特識量學問
編隘迫促關於機宜徒知天下之勢在西北中原扶
義之師貴直聲壯氣守古今常轍而不知時變所趨
富平之役以不用劉子羽吳玠之言遂至喪師淮西
辦寇以不用張宗元之言使叛帥資敵而所用邵宏
淵李顯忠輩本非將材臨事又措置張皇已犯必覆
之轍且以譏謗芟夷名將而天下惜之識者
以是知其必無成功矣一時名士如胡銓王十朋輩

皆體長用短守經無權情為善盡忠私弊功勳故
唐之房瑁上疏請自將復兩京志非不壯也然好迂
濶大言委戎務於名下書生用古法軍機一敗不振
德建於此何異且其為補史則勅李僕射而去之於
是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而國事遂不可為
是若黨潛善伯彥而隳干城也為都督則勅岳太尉
而去之於是飛所建京洛五路之策頓置空言而中
原遂不可問是若黨檜而推柱石也原其初心未必
黨邪害正以阻敗遠圖特以褊促庸闇因小意氣小
智數不能善容虛已而忽遺天下之大計其跡同於
黨邪誤國之為使後之論者嘆息痛恨於忠義之虛
名豈不惜哉是故任天下之事者不徒以其志而必
貴乎識量學問高明寬濶以濟之所以難也

宋大臣論

大臣身繫天下安危歷代各不數人其所處最難所
關最重莫若託孤寄命而嫌隙生乎宮闈危疑播於
肘腋當之者能不動聲色而匡維措置定於反掌此
其人誰乎唐世如梁公之於廬陵王鄴侯之於太子
叔或行權以濟變或用婉以悟君固極深心妙用至
若剛正強毅不從權而守經不用婉而用直屹然拱
定於俄頃之間其惟宋之呂易直韓稚圭乎宋太宗
崩內侍王繼恩憚太子英明謀立故楚王元佐李皇

后遣繼恩召端端知有變給繼恩入書閣錄之而入
后議所立端曰先帝立太子豈可違命有異議耶卽
奉真宗踐位垂簾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升階捲
簾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以此觀之設使
改立楚王端必繼之以死其死也豈與荀息比乎英
宗旣立暴疾作遇紹璫少恩內侍陰結大臣初不預
立太子者進廢立之說於曹皇后韓琦歐陽修力持
正議琦謂太后曰臣等在外如官家失照管太后亦
未安穩聞者皆縮頸流汗太后大驚曰相公何出此

言太后未還政力引古以動之得批撤簾琦亟令撤
簾撤座內侍任守忠讒間兩宮琦坐政事堂召守忠
數之曰汝罪當死出空頭敕填之卽日押至蘄州安
置此二事者豈非千古僅見天地間絕大文章直可
叅天地而贊化育者縱使伊周處此不知更何以過
之母論平勃狄李輩或得或失爲成爲敗恐視此正
未可相上下也至若儒者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朱子
贊小程先生爲氣質剛方文理密察胡文定爲正色
立朝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無愧古人設令當此

事任能匡維措置不動聲色而定於俄頃者然乎否
乎同乎異乎學者當於此參觀得之

天下大計論

天下大計有出於必然而無可疑者中材亦能見之
惟幽燕疑似兩端機宜未審必智畧過人如身在高
山下臨平地無遠不見者方能決之如漢之良平策
淮陰假王之請及留侯策郿生燒楚權之謀此決之
於疑似兩端而如是則王業成不知是則敗非智畧
過人不能也吾於唐史得數事唐之內患無如籓鎮
者喪度之討淮蔡黃巢之策西川此必然之計獨在
人主斷與不斷耳若代宗時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

得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惟補南將遣使慰勞
青將士因以所獻錢賜之使人人蒙上恩又使諸道
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從之正已大慙服憲宗時
魏博田季安卒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李吉甫請
與兵討之李絳謂不必用兵田氏當悉為俘囚行自
歸朝廷既而懷諫委軍政於值僕衆大譁推牙將田
興為留後興舉六州之地來歸李吉甫又請遣使宣
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田興奉土地兵衆待上詔命
此時正可推心撫納若待將士奏請節鉞然後與之

則是恩非出於朝廷也上從之制命至魏州興感恩
流涕士卒無不鼓舞絳又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
賜之以慰士卒之心作四鄰之望宦官言所與太多
絳謂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魏州期年而克之其費
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於是軍士受賜歡聲如雷
成德充鄆使者見之相顧歎曰徧強者果何益乎觀
佑甫與絳所見皆在疑似兩端之時且吉甫之議庸
人鮮不以爲然獨二人有以察於幾先而中其窳要
使人按其已事不覺擊節以爲難及有謂神矣又李

錡既誅有司籍沒家財欲輸京師裴均李絳言錡割
荆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遠近失望願以
其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嗟乎
國家既貴深識之臣然使非至明之主安能辨決於
羣疑方構之時又安能無惜數百萬金錢而以徇忠
計之利乎論世者所爲咨嗟而歎慕也

石碯論

人處人倫之變當雍姬弃疾之事則如之何曰雍姬
告其父而身死之弃疾逃其父而死其身其庶乎惜
哉二人不出此也至若荀息之死論者以左氏爲繆
褒司馬公以杜預爲繆解二者皆得之矣若夫衛石
碯父子之間左氏稱其大義滅親以爲純臣而論者
或非之謂石碯知諫君以義方教子而已獨失之義
方身爲大臣不能救亂以安其國不能謀君以全其
子父子相欺以成殘忍之計至比之魏之樂羊而先

事防亂不及日礪蓋責備賢者道固宜然矣至訾左
氏修千載王化之文開父子相疑之心親親相滅之
理竊爲不然天下義方之訓有父不能得之子者當
日石厚之與州吁遊弒謀必與故石碚使告于陳曰
此二人者實弒寡君以日礪先幾之識律之石子誠
無所辭矣及逆節旣成卽無不痛恨而絕其子保無
以舐犢而忍之者乎苟申大義於家獨不曰州吁在
申大義於國獨不曰身亦陷于弒因朝陳之謀卽其
姦而濟之行權合經以正大綱匡亂朝舍此而安可
哉夫樂羊以一將之任貪不訾之賞而賊害喪心所
謂人梟者是已顧與之同日語得乎方邈志春秋諸
君子贊首推石子其曰雄才勁節仇牧晏嬰視之有
愧臨危善斷卓乎難能殆善論人者夫

春秋賦詩說

春秋時盟會聘饗列國君卿大夫相與賦詩見志
得風雅之義按自僖二十三年秦伯享公子重耳公
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從此爲始於是魯衛晉鄭宋齊
秦楚之間左氏所載彬蔚甚設卽羗戎小邾間見一
二至定四年申包胥乞師於秦公賦無衣中閔計八
十五年晉有范韓趙三卿魯季孫氏有文子武子平
子叔孫氏有昭子穆子鄭有七穆子孫最稱雅贍風
美相扇而姜戎言語不通諸華忽賦青蠅使范宣子

心服惟齊慶封宋華定聞賦不答亦不知魯卿遂決
宋華氏之必亡以爲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同福
之不受將何以存自定四年之後此事遂絕響嘗推
求其故自周公制禮上自朝聘宴饗下至鄉黨飲射
皆有樂章歌奏之節故君公卿大夫以朝習爲常至
贈答之風一闕凡世家之負地望者益講求爭勝耻
以舛陋取笑譏且百年之間周禮未亡各卿繼起至
今可想見其盛及昭定之後秦楚吳越之勢日倍而
中國之統體亦日乖如昭公逐齊晉篡列國各卿

喪畧盡其存者非踟躕於強大卽憂危於喪亡何暇
歌詩諱好爲故蓋戰國之勢將成而文武之道盡矣
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之後雅詩亡至此而風
雅盡亡傷哉君子於詩亾而知周秦之故矣且不惟
是陳君舉有云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使
人不敢言詩天下之怨極矣於是匹夫有存亡天下
之權壯哉其言詩乎

讀孔子年譜

同邑張元祐先生珩壯歲得承顏接辭距先生物得
讀其易學說辭困學記春秋筆記諸書挾幽祛惑每
出前人所未發又讀孔子年譜一編考覈精當有功
聖門司馬遷作史記尊孔子於世家或謂孔子旅人
也置之以傳宐矣奚爲世家哉處之世家孔子之道
不從而大置之列傳孔子之道不從而小此宋王安
石之說自唐開元以王號加孔子相仍不一代或謂
孔子之尊以師道也明聖祖之定祀典於帝王則直

取廣文錄
曰帝於孔子則直曰孔子王祀孔子非禮也此明張
孚敬之說是二說者明理之儒皆躐之先生正之以
年譜於是乎定論昭矣年譜之爲首末也以生卒年
月日也公羊氏穀梁氏司馬氏之所載爲生年與月
日少異後之辨正者或主傳或主史或爲調人兩是
之則曰傳主夏正也司馬遷主周正也明宋濂從而
立之辨曰三代異建月未嘗改也遷載孔子言行多
失與孔子生年月日吾當從公羊穀梁辨之覈信之
果故先生年譜以濂爲之據依近日餘姚黃梨洲宗

義則按曆布算以魯襄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之月日
推之知周誠改時與月孔子生年誠當從史記於是
先生哲孫無逸復刻梨洲書於景濂文後以昭詳慎
之意予因得而論之蓋自按曆以明建朔其法不自
梨洲昉也昉於元之熊朋來嘗按僖五年經傳參考
至朔同日之例以證周之改時月梨洲特依倣其法
於襄年月朔云耳非創也至若迭舉詩書周禮通用
夏正之文謂獨不可以論於春秋等一代之制反復
數千言莫詳於趙汸之議而明之姚江王氏亦主之

然此非後儒臆見也孔安國之說已然也司馬遷學經於安國而安國爲孔子十世孫去周甚近周之數時月而春秋從則又何疑乎然則孔子生年月日爲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首而卒年七十三當無可疑者景濂本蔡氏之註伊訓獨不知古文尙書非古經而殷秦之不改時月非春秋從周之制耶珩因按年譜事實大抵自春秋傳史記論語家語戴記或問出孔鮒荀况諸書有一二足致疑者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此

子之言也朱子嘗言少正卯之事論語子思孟子所不言雖左氏之誣且駁而亦不道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金履祥曰朱子之言如此而猶存其文於集註蓋存疑耳予因考春秋二百四十年書殺其大夫者三十及人有無罪而見殺者宋司馬卬晉趙同陳泄冶之屬是也有有罪而見殺者衛元咺晉士穀箕鄭父欒盈之屬是也有書殺而不書名者有書官不書名者有稱國人殺之者雖微若陳蔡外若荆楚莫不書

取履文金
例何如其備魯殺其大夫少正卯奚爲而不書且孔子爲政而殺有罪之大夫義何如其正又奚爲而不書而獨荀况之言足徵無是理矣何存疑之與有譜載孔子年七十閑居喟然而歎有子思問答之語又有魯穆公與子思問答語出孔叢子按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日子思未長也而何有問答哉今孝昌熊夫子經統一編亦載少正卯子思問答二條所當存疑以備考者耳元儒黃四如言孔聖遺像惟宗廟小影

子思答魯君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黃記如此亦出孔叢子孔鮒爲孔子八代孫言若可據而朱子斥以贗書其於疑信殆未有所定也且夫像設非古也古者天子諸侯之廟以木主棲神卿大夫士束帛結茅無像設今家廟石刻乃曰先師魯司寇手書遺像將夫子手貌已像耶抑若今之流俗使人貌之而手自題署耶夫子不爲也夫子設教云者以身爲教則無行不與是也因答問而教則凡論語家語所載是也豈真若道人振木鐸於道路而

使顏子隨行謂之行教耶夫子不爲也由是言之此
二圖者亦不能無疑也然則家廟所藏而豈僞耶或
曰美髯長髯唐吳道元傳寫之譌而開元博士肖像
因之將母孔氏子孫因欲神明其先祖之形容由史
傳龍頷龜背堯顙禹要諸語遂傳會以四十九表之
異而以像設實其語聖人亦人耳毋乃太異乎太史
所謂均之未觀容貌者也然耶非耶明嘉靖中毀像
立主其見卓矣自孔子歿陵遲至於戰國羣言汨撓
同所折衷司馬遷多聞好奇往往採摭失倫損

而臆誦法如所載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孔子爲次棄
招搖市過之及蒲人止孔子孔子與之盟旣而曰要
盟也神勿聽又匡人之難使從者爲甯武子臣而後
得去若此類者先生之爲年譜悉鏟削勿錄他若載
琴張之狂遇季桓子之不臣拒季孫田賦之問具載
之以補史傳所不及其於廓清表正之功豈僅在簡
策詮次間哉予故特揭之以告天下之善讀年譜者
年譜末輻載孔子世系又云孔氏子姓爲先聖後
者世爲魯人同居祖廟按宋景濂題孔氏譜系云

神明之胄莫盛於闕里孔氏宏其文獻有足徵者
今竊觀其二家譜牒則互有得失因歷舉家語孔
叢子史記前漢書所載名字官爵之舛互者如斌
如鮒如騰如武及安國之類景濂又自謂讀書不
博且老嫻多病舊學廢忘無以究知其詳云予竊
以景濂之言推之則所傳祖庭之記四十九表及
手書遺像顏子隨行之圖正未可盡憑也

又子姓爲先聖後者世爲魯人同居祖廟之語更
按景濂別記孔氏傳至四十二代光嗣遭孔末之

難乃灑掃戶孔景之後欲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
嗣之子仁玉生始九月以祕養得全長襲封贈兵
部尚書其後分南北裔有遷衢遷鄆遷撫遷吳興
者又有正外二支之別外隄孔氏乃闕里灑掃戶
每歲輸入祭祀錢者由此言之則世爲魯人者不
皆孔氏正支而正支不皆爲魯人而向居祖廟因
附識於此

書賦役誌後

斯考寧賦役誌慨然於長吏之爲民休戚也民所便
苦莫切於賦役莫切於長吏之處賦役夫催科撫字
之間孰勞孰拙也民生死殊矣然莫大乎去其所不
便而予之便以爲世世利寧經界之澄詭淆而垂畫
一也自許公天贈也徭役之甦駢繁而歸徑省也自
林公恭章也其時請者父老主者上官然使長吏之
於民若秦越人之視肥瘠將請之而不聞主之而不
承承之而不力苟曰疾痛呼父母何施哉若兩公者

俎豆百餘年不廢烈矣 本朝以來立法惠民經制
盡善而督撫籓守諸當事剔釐整飭備極愷詳然奉
行之得失各在長吏苟名爲奉法而實則賊之法益
藪奸奸益厲民安在其爲有治法也所賴賢表吏心
乎吾人不苟爲具文奉法以希報塞而決其壅蔽塞
其罅漏以求快乎人心如熱得濯病得汗解用爲世
世利安在俎豆百千年獨林許兩公哉且不惟是寧
地大而土磽歲用屢惡民苦輸將不給以永利故東
以閩西以洩不有宋陳公恕浚河築堦之規條可

乎明嚴公寬條議三河之碩畫可攷乎傳曰私田稼
不善則非吏慎母曰吾刀儻庫獄之不暇而彼固迂
濶罔與吾殿最爲也昔名信臣王景之爲治也皆勤
勞溝洫垂著水令鑿於碑板民利賴之爲天子所獎
擢史策所褒嘉夫以法活人者莫快乎中其所患者
寧之挾患苦以望神君如望歲也王召陳嚴之起而
噓枯吹生也又且暮遇之

石經考

楊升庵記石經事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經立於
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
郎將高堂谿典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
正定六經文字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
學門外此再刻也按靈帝熹平六年改元光和升庵
以光和爲初刻熹平爲再刻前後舛互何歟又按邕
本傳邕校書東觀以經籍文字多謬與五官中郎將
高堂谿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等奏求正

取書文錄
定升庵不及賜日磾何歟又云魏正始中立古篆隸
三體石經按正始中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蝌蚪書
易去蔡邕所書八分而鑿之舊碑之西名政始石經
升庵不列淳等與所鑿之地大率皆省文也又云晉
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北魏世宗神龜元
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
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由升庵之說則石
已補於北魏原未嘗亡或曰東魏謀補石未果而北
魏崔光之請亦未確詳其成績且西魏遷兩碑於

半沒於水而周徙洛陽隋徙長安零落委棄無復存
者及按隋史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
知者詔劉焯劉炫論議深挫諸儒可見永嘉焚毀之
後雖世故崩離而聖經與金石同堅乃神物之長留
於天地而不容磨滅者也是三體之文從來遠矣至
天寶之刻當時以林甫所定不足遵行至文宗開成
間鄭覃領祭酒事請令張次宗等用楷書鑿石宋天
祐中遷西安名陝碑升庵所攷魏唐間始末亦未縷
晰又云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踞

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
尤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
中刻於汴京今猶有存者由是言之自漢及唐宋孟
蜀各有碑刻體製不同漢碑旣痛淪亡而所謂唐之
陝碑宋之汴刻今罕見有流傳者尙哉又按唐開元
七年詔羣臣集議孝經古今文真贗史官劉知幾請
行孔廢鄭儒者皆非之天子率自定從十八章仍以
八分御札勒石謂之石臺孝經可見前世諸經石刻
有不止於熹平開成之碑而御札之精當有重於臣
僚之傳法者使至今尙存豈不足與赤刀弘璧瞻瀟
無窮然所遭世變銷亡若隋魏之遷流王劉之燼滅
者不知凡幾竟湮絕而不傳惜哉



